

国内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

刘耘

昆明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DOI: 10.61369/SDME.2026070007

摘 要 : 边境民族家庭语言是国家语言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境文化传承、边疆安全治理中承担着特殊功能。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边境民族家庭的语言使用、语言认同、语言传承等议题展开了不少讨论,产出了一批基础研究成果,但整体来看该领域仍存在明显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拓展。对此,本文首先分析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现状,接着提出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的创新发展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 键 词 : 边境民族; 家庭语言; 研究现状; 发展方向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Family Language in Bord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Liu Y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 Family language in bord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ecology, and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borde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border security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issues such as language use, language identity, and language inheritance in border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and produced a number of basic research results. However, on the whole, there are still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this field,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expanded.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family language in bord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lated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Keywords : border ethnic minorities; family language; research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s

一、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现状

(一) 研究视角局限,同质化严重且缺乏独特性

一方面,研究大多集中于单一民族家庭的语言实践,忽略了边境地区多民族杂居、族际通婚频繁等现实情况,对于多民族混合家庭的语言互动、语言融合的研究较少。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着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情况,族际通婚是普遍现象,此类家庭的语言选择会涉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民族的语言,其语言传承模式、互动方式与单一民族家庭存在较大差别。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归入单一民族的研究框架中,没有很好地分析出多民族家庭语言融合的动态过程和内在规律。以边境地区傣族和景颇族、傈僳族通婚家庭为例,日常语言使用中既有双方民族语言又有当地通用语言和跨境语言,这样的多元语言互动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解读^[1]。

另一方面,研究忽略了“跨境性”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影响,未能将跨境往来、跨境文化交流纳入研究范围。边境民族家庭常常同境外同族、邻族有密切的交往联系,跨境探亲、贸易往来等频繁,这样的跨境互动影响着家庭语言的选择和传承,

如有的家庭会主动学习境外通用语言,有的家庭的语言会受到境外方言、习俗的影响,形成独特的语言变体。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只从境内角度出发,未能考虑跨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边境民族家庭语言与境外同族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研究缺少边境特色,不能反映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真实情况。

(二) 研究内容碎片化,缺乏系统性与深度

一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上,缺少对语言实践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探究。大多数研究只是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使用现状、代际差异等表象进行描述,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究,如边境民族家庭语言选择的功利性倾向,既和日常交往、就业需求有关,又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紧密相连,现有的研究大多不能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从而使得研究不够深入,无法揭示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内在规律。部分边境的学生更喜欢用当地的汉语方言和普通话来交流,对于本民族语言的使用频率降低,这与学校的教育有关,也和青年群体文化认同的变化有关,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只关注教育因素,忽略了身份认同的作用^[2]。

另一方面,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大多重复地讨论着一些传

课题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省社科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YB2022086,项目名称:云南跨境婚姻家庭语言使用状况调查与文化认同研究。

统的课题，对于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新变化、新趋势缺少足够的关注。边境地区城镇化、信息化发展迅速，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出现许多新的特点，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也逐渐成为语言传播和学习的主要方式，多语言混用现象越来越普遍，语言传承的方式由原来的“家庭主导”变为“多元协同”，跨境语言交流的形式也变得多样化。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传统的议题上，对于这些新的变化、新的趋势缺少足够的关注，并且不能很好地回应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现实需求，从而造成研究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同时，边境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以双语为载体、用数字化方式传承语言的尝试，但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总结^[3]。

二、国际边境语言研究或家庭语言政策理论简要述评

从国际研究来看，海外学界较早关注跨境语境下的边境语言生态与家庭语言实践，围绕边境语言接触、跨境语言认同等议题形成了不少成果，也搭建起了一些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其中关于家庭语言规划的经典理论，强调微观家庭层面语言选择的能动性与外部宏观政策、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理论视角可以为国内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帮助研究者跳出单纯的现象描述，从宏观—微观互动的层面深化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规律的分析。而国内当前的研究成果中，对这些已有成熟理论的吸收和本土化运用还不够充分，引用也多集中在普通硕博学位论文与普通期刊成果，缺乏对高水平核心期刊中相关前沿理论成果的梳理和整合，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理论深度。

三、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的创新发展方向

（一）创新研究视角，凸显边境特色与多元维度

第一，树立“跨境一体化”研究视角，以跨境因素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影响为研究重点。边境民族家庭的语言实践同跨境往来、跨境文化交流有密切联系，研究要冲破境内视角的束缚，把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当作跨境语言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探究跨境往来、跨境同族互动怎样影响家庭语言选择、语言传承、语言变体。同时，需重点关注不同国家语言政策对边境家庭语言行为差异的影响，边境两侧分属不同国家，各国的官方语言设定、民族语言保护政策、语言教育推广策略往往存在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会直接作用于边境民族家庭的语言实践，进而影响跨境语言互动的模式与频率。以边境民族家庭和境外同族语言互动为研究对象，从跨境探亲、贸易往来对家庭语言使用的影响入手，分析边境民族家庭语言与境外同族语言的不同及互动规律；关注跨境通用语言在边境民族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它对家庭语言选择、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挖掘跨境语言在族际交融中的作用^[4]。

第二，树立多民族交融的角度研究视角，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多民族混合家庭的语言实践。对于边境地区多民族杂居、族际通

婚频繁的现实，研究应该冲破单一民族研究的局限，把多民族混合家庭当作重点研究对象，剖析这类家庭的语言互动、语言融合、语言传承模式。例如，分析家庭成员语言选择的协商机制，挖掘多民族家庭语言融合的内在规律，关注多民族家庭中子女的语言习得过程，分析其多语言能力的形成机制，探讨多民族家庭在语言传承中怎样平衡不同的民族语言地位，实现多元语言的和谐共生^[5]。

（二）丰富研究内容，构建系统性与创新性的研究体系

第一，从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新变化、新趋势入手，挖掘研究新热点。一方面，以新媒体环境下的家庭语言实践为对象的研究，在研究中探讨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在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学习、语言传承中的应用情况，分析新媒体对家庭语言的选择和语言互动的影响，探索新媒体与语言传承相结合的新的方式。另一方面，多语言混用的常态化现象，研究边境民族家庭日常语言中多语言混用的特征、规律和动因，分析多语言混用对民族语言传承、语言规范的影响，探讨怎样引导多语言混用向良性方向发展，实现多元语言的和谐共生。此外，研究边境青年夫妇在家庭语言传承中的理念和实践，分析他们怎样平衡民族语言传承和现代语言需求，发掘青年群体在语言传承中提出的创新想法和办法^[6]。

第二，重视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的特殊价值进行语言文化价值研究。把语言研究同文化研究融合起来，剖析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族际文化交融的积极意义，发掘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研究可以探讨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怎样传递民族习俗、价值观、传统技艺等文化元素，分析语言传承对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有什么意义，还可以研究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在族际文化交融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多语言互动怎样促进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理解与认同，从而促进多元共生的边境文化生态的形成。

（三）优化研究导向，强化实践价值与可操作性

第一，坚持“以家庭为本”研究取向，听取边境民族家庭需求与诉求。走进边境民族家庭，借助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形式去知晓家庭成员的语言需求、传承意愿、实践困境，从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研究，提出的策略和建议要符合家庭的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实际情况，保证其具有可操作性。以经济条件差、教育水平低的边境民族家庭为对象，可以提出简单的、可行的语言传承方法，如在家庭日常交流、传统习俗活动中进行语言传承；以从事跨境贸易的家庭为对象，可以集中研究跨境通用语言学习和应用的方法，提出相应的指导建议^[7]。

第二，根据不同的边境民族家庭特点提出相应研究结论和实践策略。按照边境民族家庭的类型展开针对性研究，剖析不同类型的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活动特点、传承需求及困境，给出相应种类的语言传承策略和建议。以老年人为主的传统家庭，研究可以关注民族语言的代际传承，提出怎样发挥老年人在语言传承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家庭聚会、传统习俗活动等形式来推动民族语言的传承；以青年为主导的家庭，研究可以关注新媒体的应用，提出怎样利用新媒体进行语言传承，平衡民族语言和现代语

言的需求。对多民族混合家庭而言,研究怎样建立和谐的语言互动机制,促使各个民族的语言得以融合并流传^[8]。

(四) 创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全面性

第一,推进定性研究同定量研究的深度结合,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以及说服力。在运用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细节及深层动因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定量研究手段,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传承状况、多语言能力等各方面展开全面调查,并以数据来支持研究结论,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与说服力。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边境民族家庭各个年龄段成员的语言使用频率、语言偏好、传承意愿等,用数据统计分析的方式呈现语言实践的总体趋势和代际差异,结合深度访谈来挖掘数据背后的原因,达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目的^[9]。

第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满足新媒体环境下的研究需要。伴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应该采用数字人文、网络民族志、追踪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的新形势、新变化进行有效地研究。以网络民族志方式,考察边境民族家庭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的语言运用情况,剖析新媒体怎样影响家庭语言传承和语言互动;利用数字人文方式,对边境民族家庭语

言文本、语音资料展开收集整理并加以剖析,探寻语言变迁的规律以及文化蕴含之处;采取追踪研究手段,对边境民族家庭语言实践实施长久观测,显现语言传承、语言挑选的动态发展进程,加强研究的深度和全面性^[10]。

四、结语

总而言之,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研究是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议题,既关系我国边境地区的语言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也关乎边境地区的多民族交融与跨境文化互动。当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存在视角同质化、内容碎片化等问题,未能充分体现边境地域的独特属性,也难以回应实践发展产生的新需求。未来研究需要紧扣边境地区多民族杂居、跨境互动频繁的基本特征,从视角创新、内容拓展、导向优化、方法升级四个方向推进,构建契合边境实际的研究体系,充分挖掘边境民族家庭语言的文化价值,产出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边境地区语言文化保护、多民族和谐共生、语言治理体系完善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撑。

参考文献

[1] 苏丹,张景霓.边境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治理路径——以广西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24(5):74-81.

[2] 刘金林,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6):151-157.

[3] 刘金林,马静.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提升路径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四[J].广西民族研究,2021(6):91-99.

[4] 高志英,李丽平.文化尊重与支系尊严——基于中缅边境景颇族波拉支系语言生命力的研究[J].思想战线,2019,45(6):20-30.

[5] 陆地,李怡波,杜伊凡.如何提升跨境婚姻家庭的周边传播作用——以云南省腾冲市猴桥镇为例[J].传媒,2023(14):13-16.

[6] 刘惠萍.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路径研究——评《家庭语言规划视角语言传承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23,(08):105.

[7] 汤琳琳,金莉.能动与互动:“推普”战略下家庭语言规划主体研究[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3,28(04):89-92.

[8] 伊木然·米日布拉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23.

[9] 余金荣.一个家庭,多种语言——民族地区家庭语言政策及其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影响[D].南京师范大学,2023.

[10] 张以.贵州少数民族家庭语言规划的质性研究——基于语言资本视角[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25(02):75-77+101.